

徐志摩全集·日记卷

XUZHIMO QUANJI

RIJI JUAN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徐志摩 著

顾永棣 编



徐志摩

徐志摩全集·日记卷

XUZHIMO QUANJI RUIJIUAN

徐志摩 著

顾永棣 编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志摩全集:全6册/徐志摩著,顾永棣编. —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15.1

ISBN 978 - 7 - 213 - 05883 - 7

I. ①徐… II. ①徐…②顾… III. ①徐志摩(1896~1931)—全集②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6791 号

书名	徐志摩全集(全六册)
作者	徐志摩 著 顾永棣 编
出版发行	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: (0571)85061682 85176516
集团网址	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://www.zjcb.com
责任编辑	洪晓
责任校对	叶宇
封面设计	融象设计工作室
电脑制版	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
印刷	浙江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	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	190.25
字数	285 万
插页	24
版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 · 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 - 7 - 213 - 05883 - 7
定价	580.00 元(全六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编者前言：“得而复失”和“失而复得”的志摩日记

我是爱写日记的，借助笔墨把流逝的时光定格在日记本里，过段时间拿出来翻翻看看，或微笑，或叹息，或拍手，或踩脚，太美妙了，流逝的时光又被我拉了回来，原来不可捉摸的时间是可以锁在日记里保存的。

但日记也曾给我带来烦恼，志摩说写日记“有百利而无一弊”。那是志摩没有活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如果他活到那个时期，这句话可能会变成写日记“有百弊而无一利”了。在那个特殊时期，因为日记被抄，日记中的三语两语，甚至片言只字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不知有多少。

我也曾为日记犯过愁。1968年四川武斗激烈，我家的棉被不是盖在身上，而是钉在窗上防流弹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带着妻儿逃到岳父家山村里去躲武斗。但临行前我犯难了，我精心珍藏的两本厚厚的日记怎么办？留在家里，等于在家里埋了两个地雷，带在身上也好像背了个火药包。左右为难，最后狠狠心，咬咬牙，把两大本日记烧了，万般痛惜，换来了一份安心。

历史潮流不可阻挡，时代在不断进步，徐志摩所说的“日记有百利而无一弊”的话如今又当令了。我也恢复了写日记，读日记，1991年我还编注出版了《徐志摩书信日记精选》。

当时我为什么不编注日记全集本，而编了“精选本”呢？因为当时没有资料条件来搞全集本，全集本要天时、地利、机缘，这些都需要由时间来搭建的。

志摩写日记不是有事无事每天写上五句三行。他写日记是有阶段性的，往往在他人生重要时期，或恋爱起伏时期，才有成册的日记记录。

1911年,他离开故乡赴杭州求学,写了《府中日记》。1918年,他赴美留学写了《留美日记》。1921年,他转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,与林徽因相识相恋,写了《剑桥日记》。1922年10月为继续追求林徽因自英提前回国,恋爱受阻,写了《西湖记》。与陆小曼热恋时写了《爱眉小札》。1926年与小曼结婚后写了《眉轩琐语》。

读志摩的日记,尤其是他的爱情日记。我们可以触摸到一颗热腾腾、活鲜鲜的心在搏动。完全是他心灵的真实写照。而他的文字之美,犹如朝霞晨露,翠竹清风。一则日记就是一篇无比优美的散文,所以我认为志摩的爱情日记是现当代日记文学的经典。

在编注《徐志摩全集·日记卷》时,我有必要说清楚志摩“得而复失”和“失而复得”的两件耐人寻味的事实:

先说“得而复失”的两册《剑桥日记》,或称《留英日记》。

志摩有一只文字“百宝箱”(又名“八宝箱”,志摩家乡话“百”、“八”同音),这百宝箱内装有留英日记两册和一些未发表过的诗文,可能还有重要信件。这只箱子志摩平时随身携带,秘不示人。

1925年志摩赴欧旅游前夕,将这只百宝箱交凌叔华保管,并对叔华说:“我这次出国,万一回不来,你可以根据箱子里的文字给我写传。”可见箱子里这些文字的丰富和重要。但志摩回国后没有取回这只百宝箱,继续留在凌叔华处。原因大概是他怕小曼看到箱子里的感情秘密,或是怕小曼不善保管,把这些文字弄失。

陆小曼在《志摩日记·序》中说:“其它日记倒还有几本,可惜不在我处,别人不肯拿出来,我也没有办法,不然倒比这几本精彩得多。”

那么小曼所说的“别人不肯拿出来”,这别人是谁呢?直到1982年10月15日凌叔华从英国给陈从周的信中,才说出了五十年前为“百宝箱”的归属问题引发的一场风波。信中说:“不幸在他(志摩)飞行丧生的后几日,在胡适家中有一些朋友,闹着要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。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,但胡适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我交出来(大约是林和她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,对她不便,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)。我说我应交给小曼。但胡适说不必,他们人多势众,我没法拒绝,只得原封交与胡适。”

凌叔华既交出,转给小曼又说不必。那就只有两种可能,一是存胡适处,二是

存林徽因处。胡适在台湾临终时有两只保险柜，保险柜内文字涉及在世之人，所以他嘱托要20年之后才能开启保险柜。现在早逾20年之期，并未发现百宝箱。那么焦点就集中到林徽因身上。

赵家璧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在谈到“百宝箱”时，他有一句紧要的话：“在‘文化大革命’时期终于消失了（倒不是直接出于打、砸、抢）。”如果赵家璧这句话属实，那么进一步证明胡适并未带往台湾。而林徽因病逝于1955年，既然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“消失”，那么证明林徽因生前百宝箱并未消失。而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慑于恐惧，林徽因生前周围的人让百宝箱“消失”了。

写到这里我要回到本文的开头，我为什么要写上一大段与百宝箱风马牛毫不相关的本人日记呢？我那两大本日记里面锁住了我六七年光阴。我视为“心肝宝贝”。除了我妻子邹仲华可以悄悄翻几页之外，我从不示人，也不准人触动。那么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紧要关头，我的“心肝宝贝”怎么会被视作地雷和炸药包呢？没有经历过巨大恐惧的人，是很难想象这心理变化的。

徐志摩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被视为反动诗人，那么保藏反动诗人的“百宝箱”，将是何等罪名！我估计有人和我一样把它视为家中地雷，身上炸药包；和我一样狠狠心，咬咬牙让它“消失”了。这就是得而复失的全部历程。

下面再来说说“失而复得”的《府中日记》和《留美日记》。

1931年11月19日志摩搭机罹难后，他的《府中日记》、《留美日记》仍保存在海宁（硖石）干河街的新宅内。日寇侵华时，他家新宅成了日军驻海宁（硖石）办事处。当时有个日军叫冈崎国光，他先在日本派遣军报导部工作，后来是伪《浙江日报》的联络员，实际是该报幕后主持人。因为他是搞新闻工作的，知道徐志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，所以他在海宁徐志摩家时，唯独窃取了《府中日记》和《留美日记》。他回日本后将这两册日记送给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松枝茂夫。后来，松枝茂夫又转让给专修大学教授斋藤。直到中日建交后，斋藤以日本社会科学家友好访华团副团长的身份来到中国，并将这两册日记送还给中国对外友协。

中国对外友协又将日记交到文物管理局外事办。外事办将日记的复印件寄给了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，据说陈从周又复印了一套寄给美国的徐积锴，并写了一些有关日记的文章。但他未及整理，不幸就接踵而至。他先丧妻，后失子，自己

也不幸中风，瘫痪在床。陈从周逝世后两本日记复印件就由他女儿陈胜吾保管。

2001年，海宁虞坤林去上海陈从周家中访问和收集徐志摩资料。陈胜吾拿出了《府中日记》和《留美日记》。经陈胜吾同意，虞坤林各复印了一份，经虞坤林细心整理，才使这两册日记正式出版。屈指一算，这条曲折的路程走了90年之久。这就是流到海外，又失而复得的历程。

我在写这篇短文时心情很不平静，试想被劫往国外的日记，竟能完璧归赵；而保留在国的日记，却没有了踪影！这里的思索是沉重的，也是极痛心的。

徐志摩日记以往出版情况大致如下：

上海光华大学校刊刊登过《翡冷翠日记》（英文）片段。1932年11月《时代画报》上刊登过《眉轩琐语》两则和序言。1936年1月，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“真迹手写本”。同年3月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铅排本，除了收入徐志摩上述日记之外，还增收了徐志摩致陆小曼信十一封和陆小曼所写的《小曼日记》。1947年3月，由赵家璧主编，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《志摩日记》，内有《西湖记》、《爱眉小札》、《眉轩琐语》、《一本没有颜色的书》、《小曼日记》，共五个部分。1991年，我编注的《徐志摩日记书信精选》就是根据上述资料选注而成的。现在《府中日记》、《留美日记》均已正式出版，于是就有了条件编注相对完整的《徐志摩全集·日记卷》。本全集《日记卷》同时收录《陆小曼未刊日记》，版本根据虞坤林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发现的陆小曼手稿，点校而成。因未刊版日记有72篇之多，远超过出版本《小曼日记》20篇，且内容更加详尽，未有删节（出版本内有删减），能更真实、全面地反映陆小曼在当时的想法、当时社会的状况，以及对理解徐志摩日记、了解徐志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，故以正文形式呈现给读者们，而非附录。

顾永棣

2013年10月 杭州

目录

001 编者前言：“得而复失”和“失而复得”的志摩日记

001 志摩日记

003 序 陆小曼

005 西湖记

024 爱眉小札

026 序一 陆小曼

028 序二 陆小曼

063 眉轩琐语

075 一本没有颜色的书

102 小曼日记

133 府中日记

191 附：府中日记诗文钞

207 留美日记

269 陆小曼未刊日记

327 拾叶小札

志摩日记

(1918—1927年)

序^①

飞一般的日子又带走了整整的十个年头儿，志摩也变了五十岁的人了。若是他还在这儿，我敢说十年决老不了他——他还是会一样的孩子气，一样的天真，就是样子也不会变。可是在我们，这十年中所经历的，实在是混乱惨酷得使人难以忘怀，一切都变得太两样了，活的受到苦难损失，却不去说它，连死的都连带着遭到了不幸。《志摩全集》的出版计划，也因此搁到今天还不见影踪。

十年前当我同家璧一起在收集他的文稿准备编印《全集》时，有一次我在梦中好像见到他，他便叫我不要太高兴，《全集》决不是像你想象般容易出版的，不等九年十年决不会实现。我醒后，真不信他的话，我屈指算来，《全集》一定会在几个月内出书，谁知后来固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。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到今年整整的十年了，他倒五十了，《全集》还是没有影儿，叫我说什么？怪谁？怨谁？

《全集》既没有出版，唯一的那本《爱眉小札》也因为《良友》的停业而绝了版，志摩的书在市上简直无法见到，我怕再过几年人们快将他忘掉了。这次晨光出版公司成立，愿意出版志摩的著作，于是我把已自《良友》按约收回的《爱眉小札》的版权和纸型交给他们，另外拿了志摩的两本未发表的日记和朋友们写给他的一本纪念册，一起编成这部《志摩日记》，虽然内容很琐碎，但是当作纪念志摩五十诞辰而出版这本集子，也至少能让人们的脑子里再涌起他的一个影子吧！（《爱眉小札》是纪念他的四十诞辰而版的）。

^① 此文乃陆小曼为1947年3月晨光版《志摩日记》所作的序文。该日记系陆小曼编辑，收入徐志摩写于1918年的《西湖记》、写于1926—1927的《眉轩琐语》，连同志摩亲笔题写的《一本没有颜色的书》，再加上原已出版的《爱眉小札》、《小曼日记》共五个部分，总题为《志摩日记》。本部分日记为尊重原作，采用原出版物时间。同时，辑封注释文字均采用原作。

这本日记的排列次序是以时间为先后的。《西湖记》最早，那时恐怕我还没有认识他；《爱眉小札》是写我们两个人间未结婚前的一段故事；《眉轩琐语》是他在我们婚后拉笔乱写的，也可以算是杂记，这一类东西，当时写得很多，可是随写随丢，遗失了不知多少，今天想起，后悔莫及。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，可惜不在我处，别人不肯拿出来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。^①《一本没有颜色的书》是他的一本纪念册，是许多朋友写给他和我的许多诗文图书，他一直认为最宝贵，最欢喜的几页，尤其是泰戈尔来申时住在我家写的那两页，也制版放在一起凑一个热闹。我的一本原来放在《爱眉小札》后面的日记，这次还是放在最后，作个附录。

此后，我要把他两次出国时写给我的信，好好整理一下，把英文的译成中文，编成一部小说式的书信集，大约不久可以出版。^②其他小说，散文，诗等等，我也将为他整理编辑，一本一本的给他出版，我觉得我不能再迟延、再等待了。志摩文字的那种风格、情调，和他的诗，我这十几年来没有看见有人接续下去，尤其是新诗，好像从他走了以后，一直没有生气似的，以前写的已不常写，后来的也不多见了，我担心着，他的一路写作从此就完了吗？

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，让更多的人记住他，认识他，这本《日记》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。我的健康今年也是一个转变年，从此我不是一个半死半活的人，我已经脱离了二十多年来锁着我的铁链，我不再是个无尽无期的俘虏，以后我可以不必终年陪伴药炉，可以有精力做一点事情，我预备慢慢的拿志摩的东西出齐了，然后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。^③只要我能够完成上述的志愿，那我一切都满意了。

小曼

三十六年二月

^① 关于徐志摩生前的几册日记的下落，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。原来徐志摩生前有一只“八宝箱”（又称“文字因缘箱”），箱内藏着日记书信，因内容涉及时人，徐志摩一直秘而不宣，连小曼也只知其事，未读其文。

^② 该书未出版。

^③ 这本传记最后未如愿出版。

西湖记

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—十月廿八日

杭州—上海—杭州

九月三十日 這一時驟生的生疏疏遠了態度
雖則不能說是從愛戀變到快樂，至少却也是
從沈悵轉成活潑。最初是父親自己回憶了
有一天發生起那隻遊船在於大龍山，我一來
邀集兄弟一夥人，一直回開山東山背後，遇
着搭擋的換衣換鞋，才到得，未了還有一處被吸
方才回家，而天氣恰好，西風呼呼以爲雨晴
居士被雨打了一半雨片打霜的樣子。我從
小雨上揚到了雨片，不曾曉得江的邊沿，但看也
聽少少的聲。這事是一件故事（半義）



通之，你為什麼樹上
若有所思？作的
病去也不覺全減。

(這文字)

我是從悲傷地回來
再到這天然的勝處
地窯裡閒行的走向
天見了樹色和天光

《西湖記》中所附的照片及徐志摩亲笔所写的小诗和题字
左为胡适(徐志摩摄) 右为徐志摩(胡适摄)

九月七日

方才又来了一位丫姑太太，手里抱着一个岁半的女孩，身边跟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。男的是她亲生的，女的是育婴堂里抱来的；他们是一对小夫妻！小媳妇在她婆婆的胸前吃奶，手舞足蹈的很快活。

明天祖母回神^①。良房里的病人立刻就要倒下来似的。积年的肺痨，外加风症，外加一家老小的一团鸟糟——简直是一家毒菌的工厂，和他们同住的真是危险。若然在今晚明朝倒了下来，免不得在大厅上收殓，夹着我家的二通，那才是糟！她一去，他们一房剩下的是一个黑籍的老子，一窍不通的，一群瘦骨如柴肺病种的小孩！

为一个讣闻上的继字，听说镇上一群人在沸沸的议论，说若然不加继字，直是蔑视孙太夫人。^②他们的口舌原来姑丈只比作他家里海棠树上的雀噪，一般的无意识，一般的招人烦厌。我们出信去请教名家以后，适之已有回信，他说古礼原配与继室，原没有分别，继妣的俗例，一定是后人歧视后母所定的；据他所知，古书上绝

注：本部分日记选自《志摩日记·西湖记》。原书为晨光出版公司民国36年（1947）版本，系陆小曼所编。陆小曼注明这些日记的日期为“一九一八年九月七日—十月廿八日”。而那时志摩刚去美国留学。根据日记内容，《西湖记》应写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—十月二十八日。又陆小曼注明日记地域为“杭州—上海—杭州”，实为“硖石—杭州—上海—杭州”。

① 徐志摩的祖母何太夫人病逝于1923年8月27日，至9月8日是“二七”之期，当地风俗称“回神”。

② 徐志摩祖父徐星匏先后娶孙、何二氏。孙为元配，何为继室。何病逝后，在讣闻上未加“继”字，引起了当地遗老们的一阵雀噪。

无根据。

九月二十九日^①

这一时骤然的生活改变了态度，虽则不能说是从忧愁变到快乐，至少却也是从沉闷转成活泼。最初是父亲自己也闷慌了。有一天居然把那只游船收拾个干净，找了叔薇^②兄弟等一群人，一直开到东山背后，过榆桥转到横头景转桥，末了还看了电灯厂^③方才回家。那天很愉快！塔影河^④的两岸居然被我寻出了一片两片经霜的枫叶。我从水面上捞到了两片，不曾红透的，但着色糯净得可爱。寻红叶是一件韵事。（早几天我同绎义阿六带了水果月饼玫瑰酒到东山背后去寻红叶，站在俞家桥上张皇的回望，非但一些红的颜色都找不到。连枫树都不易寻得出来，失望得很。后来翻山上去，到宝塔^⑤边去痛快的吐纳了一番。那时已经暝色渐深，西方只剩有几条青白色，月亮已经升起，我们慢慢的绕着塔院的外面下去，歇在问松亭^⑥里喝酒。三兄弟喝完了一瓶烧酒，方才回家。山脚下又布施了上月月下结识的丐友，他还问起我们答应他的冬衣哪！）^⑦菱塘里去买菱吃，又是一件趣事。那钵盂峰^⑧的下面，都是菱塘。我们船过时，见鲜翠的菱塘里，有人坐着圆圆的菱桶去采摘。我们就嚷着买菱。买了一桌子的菱，青的红的，满满的一桌子。“树头鲜”^⑨真是好吃，怪

① 这篇日记前半部分记他在故乡硖石的情景。“八月十五那天”句之后，记他在杭州的情景。

② 叔薇系徐志摩表兄沈叔薇（拱垣），徐志摩著有《悼沈叔薇》文。

③ 榆桥、横头、景转桥均是硖石东山周围地名，电灯厂系志摩父亲徐申如创办。

④ 塔影：疑指鹃湖，“鹃湖塔影”是硖石十景之一。

⑤ 指东山的智标塔，该塔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被炸毁。

⑥ 在东山之腰，现已废。

⑦ 1923年冬，徐志摩独居在东山之麓“三不朽祠”时，与附近乞丐群交谈成友，称他们为“丐友”。《先生！先生》、《叫化活该》、《盖上几张油纸》等诗，均写于此时。徐志摩写给王统照（剑三）的信（发表时名为“山中来函”）记录了他居在三不朽祠内的情况。

⑧ 东山一景。

⑨ 树头鲜：硖石土语，指刚从枝头采下来的瓜果。